

二十代的噩梦



Radosław Budkiewicz

e-bookowo.pl
wydawnictwo internetowe

Radosław Budkiewicz

二十代的噩梦

版权所有：Radosław Budkiewicz & e-bookowo。

出版社：网络出版社电子书库

www.e-bookowo.pl

联系方式：wydawnictwo@e-bookowo.pl

ISBN 978-83-8166-241-3

版权所有，不得转载。

部分或全部复制、分发。
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

问题一 2021 年

爸爸，给你的

第一章

太阳终于躲到了西边去了。长期以来，天空闪烁着深浅不一粉色的光芒，久而久之，它渐渐改为深色，最后变成浓浓的冷紫色。虽然天光渐渐暗淡，到夜晚还有一段时间。不过，厚厚的云层给人的感觉是时间比实际时间要晚。对于大多数人和动物来说，这意味着要为睡眠以及为应有的休息做准备。

对于大多数人来说。

少数人--无论是人还是野味--都是刚刚才开始狩猎的。

大部分的天空都被浓密的云层覆盖了，并在远处的某个地方，人们可以听到接近雷暴的低音噪音。伴随着咳嗽的咆哮声，一辆破旧的福特小货车，不紧不慢地行驶在路边，在碎石中挖出深深的车辙。大灯发出的黄色微光淹没了最近的风景。

波士顿的人口数量已经开始减少。大街小巷空空荡荡，变成了流浪男女的避难所，他们匆匆忙忙地回家，或者去找他们经常非法的工作。汽车是个稀罕物。一辆还记得大战时期的老式小货车是附近两台机器中的一台。另一辆是经典的 T 型车，缓慢地向相反方向行驶。当它过去后，水坑里的水轻轻地汨汨地流着。

开一辆小货车的男人紧张地用手指敲着车沿，大口大口地吸着自制的香烟--麻花。在傍晚的暮色中，很难判断他的模样。他当然有一张发红的脸，脸上布满了稀疏的，却又洒满了灰色的胡须，额头上低低地滑落着一顶破旧的鸭舌帽。一件厚厚的毛衣被拉到了下巴处，保护着穿着者免受春寒。

在他旁边的汽车座椅中间坐着一个更年轻更瘦的镜哥。他留着一副像卓别林一样的胡须，并梳理了一下头发。他紧张地用手弄皱着帽子，不想屈服于压力。虽然光线如此之暗，但完全可以看出他是因为不得不过来，并且缺乏自信。第三个人和他完全不同。

他睡在侧窗边，鸭舌帽盖着他的脸上。他是一个身穿工装的健壮有力的绅士，双手像面包片一样大，被油污弄脏了。他的脸颊上布满了胡须。他的头发又短又黑，至少从帽子下流出来的几根头发是这样的。他身上有股汗味、鱼腥味和油腻味，最糟糕的是他还会打鼾。

第一滴春雨落在小货车的挡风玻璃上。

当波士顿的几位居民在脸上感到冷水时，突然加快了脚步，也避开了水坑里溅起的水花。对于车上的三人来说，下雨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信号。司机吧唧着烟头，踩了油门。汽车咳嗽了一声，两声，才开始加速。

- 该死的，我们赶不上风暴了。地面会湿的!

- 这样挖起来就容易多了。睡眠惺忪的，浑身油污的男人喃喃自语。他动了，伸了个懒腰。要么是他睡得很浅，要么是暴风雨来临的声音把他惊醒。年轻人沉默不语，不知道自己是否要参与这场对话。最后，他把眼镜从鼻子上滑下来揉揉眼睛，并且争取时间。

- 他妈的容易--司机抱怨道。- 你有没有在湿土里挖过？起初它会弄脏脚踝，然后只会更糟！

- 我不止一次地踢了又踢，因为他们让我踢。我不敢相信那个爱尔兰混蛋还在管理港口...

- 什么，雷利下令？天啊，我肯定不羡慕你。

- 总之，我们已经找到了个年轻人来干脏活，你自己找到的，史蒂夫。

- 我吗？- 旁观者急忙戴上眼镜，插话道。他略带惶恐地看着年长的同事，意识到最坏最难的工作会落在他身上。

- 你、我和阿德里安--司机说，忽略了这个人。- 挖泥巴会是一场噩梦，但我们毕竟会挣一笔钱。我们平分钱款，三分之一。

- 那么，这么多钱，你可以像国王一样过日子。不像以前那样，费尽心血，只赚了几块钱。嘿，小子，你看一下上次是谁死了，说不定会突然找到个新鲜人。- 脏工阿德里安伸手在座位下掏出一张有点皱巴巴的破报纸。镜哥在口中打着嗝，纠正了一下眼镜，翻开《波士顿信使》，寻找最新的讣告。

暮色--或者说是黑暗，因为离波士顿市中心越远，路灯越少--不利于阅读这些小字。三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眯着眼睛，把报纸举到眼前。他花了好几分钟的时间来做这件事。就在这其间，那辆小货车放慢了速度，停在布满高大杨树和白桦树的路边。随着发动机的熄火，暴风雨的不祥隆隆声越来越大。雨也开始越下越密。

- 嗯.....杰瑟普-克莱顿-奥斯蒂格，六十五岁，萨曼莎-泰瑞斯-埃尔文，四十二岁。小子终于开口了，把脸从报纸上移开。- 最近只有那两个人被埋在长青，柯林斯先生- 他急忙补充道。其实他没必要向工人自我解嘲。

- 最可能还有六七个无名的，无家的，无望的人。这些才是我们主要关注的，小子。司机史蒂夫补充道，他嚼着一根烟头，看着停在车窗外的车。满足于空旷和寂静，他笑了。

- 但是教授为新鲜的付更多钱!- 阿德里安喊了。他已经很清醒过来，把鸭舌帽扶正一下，并且按下了把手。他第一个从小货车上下来，立刻走到后面，从那里拿出一个大黄麻袋，轻松地扔在背上。金属和木制工具发出响声。

- 他肯定付更多钱，但是我们要小心。- 司机把门关上。- 没有人会怀念这个无家可归的人，灵魂回到了上帝身边，但身体却留在了我们身边，记

住这句话，鲍勃。 - 他扶正了头盔，看了看漆黑的天空和飘荡的云朵，然后对着地面嘶嘶地吐了一口口水。小水坑在微弱的灯光下闪闪发光，表面震动着更多的雨滴。

戴眼镜的年轻人是最后一个下汽车的。不情愿地，仿佛带着恐惧。他搓了双手，想在接下来的工作之前先暖暖手，然后伸手并从小货车里面拿出来一把铁锹、一根撬棍和一把镐头。他呻吟着，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抱在怀里，可刚走几步，那些工具就哗啦啦地掉在了湿漉漉的地上。

- 该死的！ - 他用颤抖的声音骂道。当他弯腰收拾散落的装备时，柔和而又闪烁的光线充斥着眼前的区域。司机高高举起了暴雨灯，镜哥忐忑地看着他那张黧黑的脸。然而，司机只是摇摇头，四处张望。这个地方空旷而安静。墓地被一堵不算特别高的细砖石墙包围着，上面长满了常春藤和杂草，前面有一扇巨大的锻铁大门。

然而，这里没有任何装饰品，没有天使、十字架和圣徒--原因并不是埋葬着在这里的人信仰不同的宗教，而是大多是那些没有亲人、并且站在社会底层的人。有时候当然会遇到上层阶级的人，但很少见。阿德里安在大门前站了一会儿，不知道能不能打破铁链和挂锁。

最终他还是吐了口唾沫，沿着墙壁移动，向一座小山丘走去。那里的砖墙稍低，但要小心树根、松石和泥土。雨还是下得很稀疏，但他们要记住，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。三名劫匪必须尽快赶到公墓。

爬上坡并不容易，但也不是主要障碍，最困难的是提行李。到达墙边，伴随着咒骂、喘息和吐痰，大概花了一刻钟多一点的时间。又花了一刻钟的时间，才翻过围墙，把所有的设备都搬了过来。

- 我已经太老了。 - 司机呻吟着，跪在地上，他是三人中最后一个进入墓地的。墓园较老的部分有最多的墓穴和私人墓室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过去的十九世纪。虽然大部分都是惨不忍睹的--墙体开裂、台阶坍塌、雕刻破损、碑文破损、轮辋生锈等等，但还让人觉得是在与历史打交道。

其中最信教的史蒂夫第一个画了十字，并简短地祈祷。其他人不情愿地重复着他的手势，收拾着装备，再往下走，向埋葬穷人和被遗忘者的新区。走了几米后，劫匪觉得安全多了因为从路上没有人可以看到他们。守望墓地的守卫者最可能正坐在他的小屋里为沃尔斯泰德祝酒，只看了一眼风云。

对于犯罪分子来说，这个时机非常完美。

天黑了，一场真正的大雨就要开始了。庞大的，年代久远的枫树、杉树和云杉掩盖了马灯的强光。那些树的针叶在地堆了厚厚的一层，再加上随后的雨滴，都让他们的脚步安静了下来。当雷声响起时，很明显，没有人会听到或者看到他们。

巷子大多不窄，但也不算宽。刚好可以装上一辆马车，运送一具或几具棺材。到了大巷子里，顺着车辙和蹄印就能到达目的地，但泥浆无情地粘在鞋子上，让行进变得更困难。

- 好了，小子，工作吧- 阿德里安悄悄地说，并把工具袋扔在潮湿的地面上，当然也要避免刚刚形成地水坑。片刻后，他从镜哥手中接过一些装备，环顾一排坟墓，将铁锹插进地里。

- 看在上帝的份上，不在这里。- 史蒂夫纠正他，拉下鸭舌帽，擦了擦汗水的额头。- 他在圣诞节前死了，虫子已经在吃他了。这次教授不会为吃过的尸体付钱。我们在那里挖，先挖女孩，再挖男生。- 他先是指着一块简单的牌匾，上面写着大概的死亡日期，然后又指着巷子另一头的一个土堆。

- 你怎么会认识他？那个教授？- 阿德里安喃喃自语，片刻之后，所有人都在快速高效地工作，仿佛挖出棺材并抢走尸体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不算是日常的事情，但还算是比较常见的事情。

- 你还记得我们为肖恩工作的那个冬天吗？- 史蒂夫回答说，迅速翻开土地。- 你知道，跟 Libby Murray 认识的那个？

- 嗯，Libby。我的裆还在烧。

- 肖恩提到过几次，说要改变这个，那个，还说上帝会亲自为我们从天堂下来，并且钱会像查尔斯一样流走，然后他给我安排了一个会议，就是这样，不知怎么就成功了。- 他最后说，把铁锹装进地面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。

- 不知道怎么就成功了- 柯林斯重复着，没有停止工作。听起来很有道理，犯罪行业的事情就是这样做的- 通过关系，通过推荐，通过所谓口口相传。镜哥依旧沉默着，听着他们的对话，脸色越来越苍白。这不是他想象的那种非法工作。

近半个小时后，铁锹打在廉价的松木板上。他们三个人都累得满头大汗，决定要休息一下。他们是在冒险，但他们完成任务的效率相当高，速度也很快。他们把脸抬向天空，让冰冷的雨水清洗皮肤上的汗水和泥土颗粒。阿德里安伸手进袋子里，拿出一个装满琥珀色液体的牛奶瓶。

- 喝吧，我认识一个做私酒生意的黑鬼，可以相信他。- 为了证实这些话，他仰起酒瓶喝了一大口。他扮着鬼脸地把瓶子递了上去。小子勉强接过酒水，呛着地吞了一点。酒精的强度是闪电般的，苦涩、油腻，有一种奇怪的金属回味，但它达到了它的目的。另外两人看到窒息的小子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- 好了，就这样吧，趁天气还能忍受，我们把那个死丫头拿出来，然后继续对付那个倒霉蛋-- 司机总结道，轮到自己喝酒的时候，他擦了擦嘴。

他第一个站起来，跳下来，一手拿着撬棍，一手拿着锤子。他再一次画了十字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玫瑰念珠，用手指在珠子上划了一下。然后他把它收了起来，熟练地把扁平的金属棒滑到木板之间。

他用锤子在拍了几次那个金属棒，随后有一阵破木的声音。接着，用力拔出的钉子吱吱作响，盖子塌陷了，坑壁上还掉下一些土和泥，雨势也越来越大--事实证明，短暂的休息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。

小子在另一边的木头上挣扎着，时不时地看一眼经验丰富的朋友。而三人中的最后一人则在瞭望了，手里拿着一盏灯，为同伴们照亮地洞。他习惯了黑暗的视力没有受到强光的攻击，所以他很容易就能发现守卫者或者其他类似的"企业家"。他熟悉这份工作。他甚至没有注意，木头的吱吱声和山崩的脆响很快就停止了。

落雨的噪音和暴风雨偶尔的嘈杂声，为这个场景提供了适当的阴郁背景；人们会认为这一切都是从某个恐怖片电影导演的想象中提取出来的。而这与事实相差无几。

- 圣玛利亚和约瑟夫.....--史蒂夫低声说道，从而引起了阿德里安的注意。小子喘着粗气，默默地看着打开的棺材，瞠目结舌。当然，不算沙子和泥土，里面还有一具尸体；年纪轻轻，还很新鲜，不过已经发青了，双颊凹陷。工人为同伴的行为担忧，转身来到坟前，俯身将灯照亮。歪歪扭扭的松木板做的棺材，乍一看并不惊悚。

问题是，里面躺着一个孕妇。

- 什么事？- 阿德里安对司机咆哮着，爬了下来。他不在乎泥石，而是猛地推开惊魂未定的小子，蹲下身子，撕下几块剩下的木板。他看到坟墓里有一具棺材，里面有一具年轻孕妇的尸体。他骂了一句，越过肩头吐口水，又开始喃喃自语。

作为一个日夜在港口劳作的工人，他有着坚强的性格和钢铁般的神经，但即使是他，也会因为看到一个躺在坟墓里面的孕妇尸体而感到不安。这不是第一次，也可能不是最后一次他掏出来并卖尸体，但这样的情况他还从未遇到过--他偷过母亲、女儿的尸体，但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怀孕晚期妇女平静的脸。

她大大的腹部隐藏着一个准备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的尸体。

孩子的生命还没开始就永远的结束了。

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，可能是鲍勃突然崩溃的直接原因。阿德里安稍稍瞥了一眼那个纸片般苍白的镜哥，他开始慌乱地从坑里爬出来，身上沾满了泥巴，双手拼命地抓着地面。又是轰隆隆的雷声响起，闪电划破天际，将墓地照亮。

- 天啊！ - 小子哭着跪在地上，呕吐着胃里的烂东西，那里的酒精占了上风。他翻了个身，开始咳嗽，浑身颤抖。这是他的第一次掏出尸体，他急需现金，并且他根本没有多的赚钱机会。

他扔掉眼镜，紧紧地闭上眼皮，让冷雨使他清醒一下，冷静一下。他尽可能控制自己不要哭出来。

- 你在哪里找到他的？ - 恼怒的柯林斯问道。

- 我以为他可以吧。 - 司机用严迅的语气回答。 - 我也不年轻了，我继续不了多久，总得有人来接替我的位置，你知道市场竞争很强了。 - 他又吐了口唾沫，开始挪动木板和地面，以便于掏出尸体。他小心翼翼地、近乎温柔地将女人搂在怀里，然后开始将她从棺材里抬出来。

工人毫无犹豫地抓住了死者的双腿，帮助同伴爬上湿漉漉的土墙，爬出坑，将尸体拖在身后。没有人在浪费时间，他们也立即开始工作，开始填坑。

- 嘿，小子！过来吧！

- 天啊，给他点时间。 - 史蒂夫靠在铁锹上愤怒的说。

- 我才不管呢，我不会自己干所有的活！ - 工人用同样咄咄逼人的语气回答道，又把一批土扔进了新挖的坟墓里。

镜哥静静地躺了好一会儿。他才尴尬地跪下来，伸手去拿眼镜。他依然跪在地上，用颤抖的手画了个十字，看着经验丰富的劫匪。

- 我.....我想我不行了.....我没想到.....天啊，这臭味和..... -- 他用虚弱的声音重复着，泪水与雨水混着在他的脸上。他抬起头，脸上充满着遗憾地目光，直到他终于看清了死女人的脸。这对他来说太难受了，他站起来，在泥泞上失足，并开始越来越快地走开。

- 嘿，小子，回来！ - 司机喊道，自己想到了最坏的情况。

- 妈的，你雇用了谁啊？！ - 阿德里安大喊一声，扔掉铁锹，追赶着慌乱的镜哥。盗墓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，但这样的恐慌大概谁也没有预期。他迅速追上惊慌失措的男子，张开手掌打了他一巴掌，当准备再打他一巴掌时，青年男子举起双手，做出投降的无奈姿态。阿德里安愣住了，他的手已经做好了出手的准备。

- 求你了！

- 什么呢？

- 我，我不能，真的！柯林斯先生，拜托你！

- 因为你，你这个愚蠢的狗娘养的，我们在浪费时间并冒险！

- 对不起！

- 我才不在乎你的道歉！要么你拿着铁锹跟我们干，要么你就滚到小货车上等我们，如果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，记住我会找到你的，我也知道空

棺材在哪里。-他说到，抽打着年轻的镜哥，终于让他走了。小子摇摇晃晃地倒在了泥地里，他躺在那里一时吓得瘫软了。

最后，他点了点头，慢慢向坟墓走去。阿德里安又烦又累，回到他的朋友身边，他们心情沉重地继续工作。几分钟后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如果不是周围的泥土被践踏，并且湿沙和泥土中印有无数的脚印，大概没有人会怀疑这里曾被挖过坟墓。

劫匪们搬离了这个倒霉的地方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，又开始工作。

- 一定要一男一女吗？我们能否随便选择吗？反正我们已经完蛋了--阿德里安悄悄地把铁锹插了进去。

- 他付给我们的钱，是为了一个刚刚死去的男人和一个死去的女人。-司机阴沉着脸说，又扔掉一铲土。他还偷偷地朝那个紧张得快要崩溃的镜哥看了一眼。高个子港口工人的威胁不无道理，毕竟盗墓并不是阿德里安唯一的职业。史蒂夫知道这一点，但小子只能猜测。

最后，铁锹打在另一具棺材的木板上。

一次，两次，三次。

还有一个。盖子的木头在金属打击的压力下呻吟着，终于向内塌陷。他们没有时间用撬棍，简单的蛮力就用上了。劫匪们立刻反应过来，知道这对他们和尸体会会有什么影响。阿德里安甚至还跳开了，因为如果他不跳开，铁锹可能会砸到身体，损坏身体，谁也不想这样。教授不是为损坏的货物付钱，而是为新鲜的货物付钱。尸体需要是好的，完整的，适合研究或者他做的任何事情。

工人的背撞到了泥泞的墙。四面八方洒满了湿土和泥浆，这才让小子清醒过来，冷静下来。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胸口的的心脏像工厂的机器一样轰轰作响。他立刻开始从坑里爬出来，连尸体都懒得看。

- 我需要喝一杯。-阿德里安愤怒地说道，瞪着棺材和被砸坏的木板。

- 你说的对--司机确认了一下，擦了擦湿漉漉的额头。-小子，给我一瓶--他更大声地向镜哥说到。现在雨一波一波的下着。实力不增不减，最多就是不方便。

当他们到了棺材时，都让自己休息一下。酒精在这种情况下帮了大忙--抑制了恐惧和焦虑，麻醉了身体和灵魂，让他们冷漠寡情。挖掘并运输尸体两个人也可以做，不过这样做比较困难。他们不能指望他们中最年轻的人来帮忙，因为如果他碰到尸体，很可能会晕倒。

过了一小会儿--他们不打算冒更大的风险--他们又开始工作。他们从棺材上剥下剩下的木板，看着一个鬓发斑白的成熟男人的尸体，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神。

这个尸体一定值得大笔钱。

- 一个沉重的混蛋，他看起来并不像！- 阿德里安呻吟着，把尸体放在一大块帆布上，毫无疑问是从港口偷来的。史蒂夫以一个经验丰富殡葬师的技术将尸体包裹起来，并将玫瑰念珠放在死者的头上，然后他直起身子，双手按在背后。天色已晚，下雨不断，但至少暴风已经过去。遥远的雷声使他们充满乐观。

这是那个鬼夜晚唯一积极的事情。

- 我们要回去吗？- 镜哥悄悄地问道。

- 我们回去吧，但是如果你对任何人说什么，你自己就会在那个坟墓里结束了--工人咆哮着，快速地、漫不经心地填着坟墓。当土堆的形状差不多时，他喘着气，伸手去抓尸体。他用很高超的技术把胖的，穿得很优雅的男人尸体扔在肩膀上。这让人起了鸡皮疙瘩。

孕妇的尸体倒在了另外两人的身上。司机吐了在手上，将包裹着帆布的尸体抬起来，等着小子也这样做。镜哥哼了一声，站在滂沱的春雨中，花了片刻就抓住了死人。他带着苦涩的表情，一步一瘸向墙壁走。

第二章

在波士顿的西部，气氛同样阴沉，不过原因完全不同。警方与调查局合作，在圣诞节前已经计划要对非法酿酒者进行突击检查：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计划付诸实施。

当然，所有的一切，都是根据第《十八修正案》和《伏尔泰德决议》进行的。所有的非法酿酒者的歹徒--因为他们就是歹徒—都被抓住，被起诉，被定罪。除此之外，酒要被委员会销毁。

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。

在实践中，这件事情完全不一样的。深夜的西罗克斯伯里并没有什么特色，但对于有敏锐的目光的人来说，在最近几分钟里几辆车的到来会使人感到不安，就像穿制服的警察在同一条街道上无情地巡逻一样。

在大多数高层公寓楼的窗户里，一片漆黑。一线蜡烛或油灯的微弱闪烁的光亮似乎并不可疑--世界上熬夜者少吗？

对执法人员来说，最重要的是那栋位于十字路口，米勒杂货店对面的公寓楼。据该局获得的资料显示，就在那栋公寓楼有一家非法酒厂。很狡猾的。。。几乎在市中心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样的事情。

- 先生们，请听我的吧--一个高高瘦瘦的金发男子静静地说道，他剃得很光滑，头发上缀满了发胶，向后梳理着。瘦削的头颅两侧被剃得很时尚，